

订阅DeepL Pro以编辑此演示文稿。  
访问[www.DeepL.com/pro](https://www.deepl.com/pro?cta=edit-document)，了解更多信息。

**The Veldt (1950)** --最初以 "孩子们创造的世界 "的名义出版。

作者：Ray Bradbury

"乔治，我希望你能看看托儿所。"

"它有什么问题？"

"我不知道。"

"好吧，那么。"

"我只是想让你看一下，就是这样，或者叫一个心理学家来看看。"

"一个心理学家要幼儿园做什么？"

"你很清楚他会想要什么。"他的妻子在厨房中间停了下来，看着炉子忙着自顾自地哼着歌，为四个人做晚餐。"只是现在的托儿所和以前不同了。"

"好吧，我们来看看。"

他们走在隔音的 "幸福生活之家 "的大厅里，这所房子花了他们三万美元安装，这所房子为他们提供衣服和食物，摇着他们睡觉，玩耍和唱歌，对他们很好。他们的接近使某处的开关受到感应，当他们走到十英尺以内时，婴儿室的灯就会亮起。同样地，在他们身后的大厅里，当他们离开时，灯就会自动打开和关闭，有一种柔和的自动性。

"嗯，"乔治-哈德利说。

他们站在苗圃的茅草地板上。它有40英尺宽，40英尺长，30英尺高；它的造价比房子的其他部分还要高一半。"但对我们的孩子来说，没有什么是太好的，"乔治说。

托儿所里一片寂静。它空荡荡的，就像炎热的正午时分的丛林树丛。墙壁是空白的、二维的。现在，当乔治和莉迪亚-哈德利站在房间中央时，墙壁开始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似乎退到了晶莹剔透的远方，现在出现了一片非洲大草原，三维立体，四面八方，颜色再现到最后的卵石和稻草。他们头顶上的天花板变成了一个深邃的天空，上面有一个黄色的热太阳。

乔治-哈德利感到额头上开始冒汗了。

"让我们离开这个太阳，"他说。"这有点太真实了。但我没有看到任何问题。"

"等一下，你就知道了，"他的妻子说。

现在，隐秘的**气味学**开始向烘烤中的维尔德兰的两个人吹起了一阵气味风。狮子草的热草味，隐藏的水洞的凉绿味，动物的巨大锈味，热空气中像红辣椒一样的灰尘味。现在还有声音：远处羚羊的脚踩在草皮上发出的砰砰声，秃鹰的纸质沙沙声。一个影子穿过了天空。影子在乔治-哈德利仰起的汗流浃背的脸上一闪而过。

"肮脏的生物，"他听到他妻子说。

"秃鹰"。

"你看，那是狮子，远远的，在那边。现在它们正在去水洞的路上。他们刚刚在吃东西，"莉迪亚说。"我不知道是什么。"

"一些动物。"乔治-哈德利举起手来，挡住了他眯起的眼睛里的灼热光线。"也许是斑马或小长颈鹿。"

"你确定吗？"他的妻子听起来特别紧张。

"不，现在确定有点晚了，"他说，很好笑。"那里除了干净的骨头，我什么都看不到，秃鹰在为剩下的东西而掉落。"

"你听到那声尖叫了吗？"她问。

'不。"

"大约一分钟前？"

"对不起，没有。"

狮子来了。乔治-哈德利再次对构思这个房间的机械天才充满了敬佩之情。一个效率的奇迹，以荒谬的低价出售。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。哦，偶尔他们会用他们的临床准确性来吓唬你，他们会吓你一跳，让你心惊肉跳，但大多数时候对每个人来说都很有趣，不仅是你自己的儿子和女儿，还有你自己，当你觉得要去异国他乡快速旅行，快速改变风景。好吧，就在这里

而现在狮子就在这里，离你15英尺远，如此真实，如此狂热地、惊人地真实，你能感觉到手上刺痛的皮毛，你的嘴里塞满了它们加热过的皮毛的灰尘装饰气味，它们的黄色在你眼里就像精致的法国挂毯的黄色，狮子和夏草的黄色，以及在寂静的中午，垫高的狮子肺部呼出的声音，还有从喘息的、滴水的嘴里发出的肉香味。

狮子们站在那里用可怕的绿黄色眼睛看着乔治和莉迪亚-哈德利。

"小心！"莉迪亚尖叫道。

狮子们向他们跑来。

丽迪雅拔腿就跑。乔治本能地跟着她跑了。在外面的大厅里，随着门被关上，他在笑，她在哭，他们都对对方的反应感到震惊。

"乔治！"

"丽迪雅！哦，我亲爱的可怜的丽迪雅！"

"他们几乎抓住了我们！"

"墙，莉迪亚，记住；水晶墙，这就是它们的全部。哦，它们看起来很真实，我必须承认--在你的客厅里的非洲--但这都是维度的、超反应的、超敏感的彩色胶片和玻璃屏幕后面的精神带胶片。这都是嗅觉和声觉，莉迪亚。这是我的手帕。"

"我很害怕。"她来到他身边，把身体靠在他身上，稳稳地哭了起来。"你看到了吗？你感觉到了吗？这太真实了。"

"现在，丽迪雅......"

"你得告诉温迪和彼得不要再读非洲的书了。"

"当然--当然。"他拍了拍她。

"承诺吗？"

"当然。"

"并把育婴室锁上几天，直到我的神经安定下来。"

"你知道彼得在这方面有多困难。一个月前，当我惩罚他把婴儿室锁上几小时时--他发了多大的脾气！"。还有温迪。他们为幼儿园而活。"

"它必须被锁定，这就是它的全部内容。"

"好吧。"他不情愿地锁上了那扇巨大的门。"你已经工作得太辛苦了。你需要休息一下。"

"我不知道--我不知道，"她说，吹了吹鼻子，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，椅子立刻开始摇晃，安慰她。"也许我没有足够的事情可做。也许我有时间想得太多了。为什么我们不把整个房子关上几天，放个假？"

"你是说你想为我煎鸡蛋？"

"是的。"她点了点头。

"那我的袜子呢？"

"是的。"一个疯狂的、水汪汪的点头。

"那就把房子扫干净？"

"是的，是的--哦，是的！''

"但我以为这就是我们买这个房子的原因，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？"

"就是这样。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。现在家里是妻子和母亲，还有保姆。我能和非洲大草原竞争吗？我能够像自动搓澡机那样有效或快速地给孩子们洗澡和搓澡吗？我不能。而且这不仅仅是我。是你。你最近一直非常紧张。"

"我想我已经抽了太多的烟。"

"你看起来好像也不知道在这个房子里该怎么做。你每天早上多抽一点烟，每天下午多喝一点酒，每天晚上需要多吃一点镇静剂。你也开始觉得没有必要了。"

"我是吗？"他停顿了一下，试图向自己身上摸索，看看到底有什么。

"哦，乔治！"她看着他以外的地方，看着婴儿房的门。"那些狮子不可能从那里出来，对吗？"

他看了看门，看到门在颤抖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另一边跳到了门上。

"当然不是，"他说。

晚饭时，他们独自吃饭，因为温迪和彼得在镇子对面的一个特殊的塑料狂欢节上，并在电视上说他们要迟到了，要先去吃饭。因此，乔治-哈德利困惑地坐在那里，看着餐桌从其机械内部生产出温暖的食物。

"我们忘记了番茄酱，"他说。

"对不起，"桌子内一个小声音说，番茄酱出现了。至于托儿所，乔治-哈德利想，把孩子们关在外面一段时间也无妨。太多的东西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。这清楚地表明，孩子们花在非洲的时间有点多了。那个太阳。他能感觉到它在他的脖子上，仍然像一只热爪子。还有那些狮子。还有那股血腥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托儿所是如何捕捉到孩子们的心灵感应，并创造生命来满足他们的每一个愿望。孩子们想到了狮子，就有了狮子。孩子们想到了斑马，于是就有了斑马。太阳--太阳。长颈鹿-长颈鹿。死神和死亡。

这最后一次。他无味地咀嚼着桌子上为他切的肉。死亡的想法。温迪和彼得，他们太年轻了，没有死亡的想法。或者，不，你永远不会太年轻，真的。早在你知道什么是死亡之前，你就在希望别人死亡了。当你两岁的时候，你就开始用帽子手枪射击别人。但是这个--漫长而炎热的非洲大草原--可怕的死亡在狮子的嘴里。而且一次又一次地重复。

"你要去哪里？"

他没有回答莉迪亚。他心事重重，让灯光在他面前柔和地亮起，在他身后熄灭，他踱到婴儿房门口。他贴着门听着。远处，一只狮子在咆哮。

他解开了门锁，打开了门。就在他踏进去之前，他听到了一声遥远的尖叫。然后是狮子们的另一声吼叫，很快就平息了。

他步入了非洲。去年，他有多少次打开这扇门，发现了仙境、爱丽丝、模拟龟、阿拉丁和他的魔法灯、奥兹国的杰克-南瓜头、杜利特尔博士、或跳过一个非常真实的月亮的牛--所有这些都是虚构世界中令人愉快的装置。他经常看到飞马在天空的天花板上飞翔，或看到红色烟花的喷泉，或听到天使的声音在歌唱。但现在，是黄热的非洲，这个烤炉里有谋杀的热量。也许丽迪雅是对的。也许他们需要一个小小的假期，摆脱对十岁孩子来说有点过于真实的幻想。用体操式的幻想来锻炼一个人的头脑是正确的，但当活泼的孩子的头脑稳定在一个模式上时......?在过去的一个月里，他似乎在远处听到了狮子的吼叫声，闻到了它们强烈的气味，一直渗入到他的书房门口。但是，由于忙碌，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

乔治-哈德利独自站在非洲的草原上。狮子从它们的进食中抬起头来，看着他。幻觉的唯一缺陷是那扇敞开的门，通过它他可以看到他的妻子，远在黑暗的大厅里，像一幅有框的画，抽象地吃着她的晚餐。

"走开，"他对狮子们说。

他们没有去。

他完全知道这个房间的原则。你发出了你的想法。

无论你认为会出现什么。"让我们拥有阿拉丁和他的神灯，"他呵斥道。大地依旧；狮子依旧。

"来吧，房间！我要求阿拉丁！"他说。

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狮子们在它们烘烤的皮毛中咕哝着。"阿拉丁！"

他又去吃饭了。他说："傻子的房间坏了，"他说。"它没有反应。"

"或者--"

"不然呢？"

"或者它无法回应，"莉迪亚说，"因为孩子们已经想了很多天的非洲、狮子和杀戮，以至于房间里的人都在发呆。"

"可能是。"

"或者是彼得设置的，让它保持这种状态。"

"设置？"

"他可能已经进入了机器，并修复了一些东西。"

"彼得不懂机械。"

"他是个聪明的人，十有八九。他的I.Q.--"

"然而--"

"你好，妈妈。你好，爸爸。"

哈德莱夫妇转身。温迪和彼得从前门进来，脸颊像薄荷糖，眼睛像明亮的蓝色玛瑙弹珠，他们的跳伞衣上有一股乘坐直升机时产生的臭氧味。

"你正好赶上吃晚饭，"父母都说。

"我们吃饱了草莓冰激凌和热狗，"孩子们手拉手说。"但是我们会坐着看。"

"是的，来告诉我们幼儿园的情况，"乔治-哈德利说。

这对兄妹对他眨了眨眼，然后又互相看了看。"托儿所？"

"关于非洲和一切，"父亲假惺惺地说道。

"我不明白，"彼得说。

"你母亲和我刚刚带着鱼竿和卷轴在非洲旅行；汤姆-斯威夫特和他的电狮，"乔治-哈德利说。

"托儿所里没有非洲，"彼得简单地说道。

"哦，别这样，彼得。我们更清楚。"

"我不记得任何非洲，"彼得对温迪说。"你有吗？"

"没有。"

"跑去看，来告诉我。"

她听从了

"温迪，回来！"乔治-哈德利说，但她已经走了。屋里的灯光像一群萤火虫一样跟着她。太晚了，他意识到他在上次检查后忘了锁婴儿室的门。

"温迪会看，然后来告诉我们，"彼得说。

"她不需要告诉我。我已经看到了。"

"我确信你搞错了，父亲。"

"我没有，彼得。现在走吧。"

但是温迪回来了。"这不是非洲，"她气喘吁吁地说道。

"我们将看看这个，"乔治-哈德利说，他们一起走到大厅，打开了婴儿室的门。

有一个绿色的、可爱的森林，一条可爱的河流，一座紫色的山，高亢的歌声，还有可爱而神秘的瑞玛，她潜伏在树上，五颜六色的蝴蝶飞来飞去，像生动的花束，在她的长发上徘徊。非洲的大草原已经消失了。狮子也不见了。现在只有丽玛在这里，唱着如此美丽的歌，让人热泪盈眶。

乔治-哈德利看着变化的场景。"去睡觉吧，"他对孩子们说。

他们开了口。

"你听到了，"他说。

他们去了空气室，那里的风把他们像棕色的树叶一样吸到烟道里，送到他们的睡房。

乔治-哈德利走过唱歌的树丛，捡起躺在靠近狮子的角落里的东西。他慢慢地走回他妻子身边。

"那是什么？"她问。

"我的一个旧钱包，"他说。

他把它给她看。上面有热草的味道，还有狮子的味道。上面有一滴唾液

它被咬坏了，两边都有血迹。他关上了育婴室的门，并把它锁紧了。

在半夜里，他仍然醒着，他知道他的妻子已经醒了。"你认为温迪改变了它吗？"她最后在黑暗的房间里说。

"当然。"

"把它从大草原变成了森林，把里玛放在那里而不是狮子？"

"是的。"

"为什么？"

"我不知道。但在我找到答案之前，它会一直锁着。"

"你的钱包怎么会在那里？"

"我什么都不知道，"他说，"只是我开始后悔我们为孩子们买了那个房间。如果孩子们一点都不神经质，那样的房间--"

"这应该是帮助他们以健康的方式解决他们的神经衰弱。"

"我开始怀疑了。"他盯着天花板。

"我们已经给了孩子们他们想要的一切。这就是我们的回报--秘密，不服从？"

"是谁说的，'孩子是地毯，应该偶尔踩一踩'？我们从来没有抬过一只手。他们令人难以忍受--让我们承认这一点。他们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；他们对待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。他们被宠坏了，我们也被宠坏了。"

"自从几个月前你禁止他们乘坐火箭到纽约后，他们就一直表现得很奇怪。"

"他们还没有大到可以单独做这些事，我解释过了。"

"尽管如此，我注意到他们后来对我们明显地冷淡了。"

"我想我明天早上会让大卫-麦克林来看看非洲的情况。"

"但现在不是非洲，是绿庄国和里马。"

"我有一种感觉，在那之前它又会是非洲的。"

一会儿后，他们听到了尖叫声。

两声尖叫。两个人的尖叫声从楼下传来。然后是狮子的吼声。

"温迪和彼得不在他们的房间里，"他妻子说。

他躺在床上，心脏在跳动。"不，"他说。"他们闯入了婴儿房。"

"那些尖叫声--它们听起来很熟悉。"

"他们有吗？"

"是的，非常好。"

尽管他们的床铺非常努力，但两个成年人无法再被摇晃着入睡一个小时。一种气味

夜晚的空气中弥漫着猫的气息。

"父亲？"彼得说。

"是的。"

彼得看了看自己的鞋子。他再也不看他的父亲了，也不看他的母亲。"你不会把育婴室永远锁起来吧？"

"这一切都取决于。"

"靠什么？"彼得抢着说。

"关于你和你的妹妹。如果你在这个非洲穿插一点变化--哦，也许是瑞典，或丹麦或中国--"

"我以为我们可以自由发挥，随心所欲。"

"你是，在合理范围内。"

"非洲有什么问题，父亲？"

"哦，所以现在你承认你一直在幻化非洲，是吗？"

"我不希望把育婴室锁起来，"彼得冷冷地说。"永远不会。"

"事实上，我们正在考虑将整个房子关闭一个月左右。过一种无忧无虑的一劳永逸的生活。"

"这听起来很可怕！我必须自己系鞋带，而不是让鞋匠做。我必须自己系鞋带，而不是让鞋匠来系吗？还要自己刷牙、梳头，给自己洗澡？"

"这将是一个有趣的变化，你不觉得吗？"

"不，这将是可怕的。上个月你把画师拿出来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了。"

"那是因为我想让你自己学会绘画，儿子。"

"我什么都不想做，只想看看、听听、闻闻；还有什么可做的？"

"好吧，去非洲玩吧。"

"你会在不久之后关闭房子吗？"

"我们正在考虑。"

"我想你最好不要再考虑这个问题了，父亲。"

"我不会有任何来自我儿子的威胁！"

"很好。"而彼得则漫步去了育婴室。

"我来得及吗？"大卫-麦克林说。"早餐？"乔治-哈德利问。"谢谢，吃了一些。有什么问题吗？"

"大卫，你是一个心理学家。"

"我应该希望如此。"

"好吧，那么，看看我们的苗圃吧。一年前你来的时候看到过它；你当时有没有注意到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"

"不能说我有；通常的暴力，这里或那里有轻微的偏执倾向，在儿童中很常见，因为他们经常感到被父母迫害，但是，哦，真的没什么。"

他们走到大厅里。"我把育婴室锁起来了，"父亲解释说，"孩子们在夜里又闯了进去。我让他们留下来，以便他们能形成图案给你看。"

育婴室里传来了可怕的尖叫声。

"就在这里，"乔治-哈德利说。"看看你是怎么做的。"

他们没有说唱就走进了孩子们的身边。

尖叫声已经消失了。狮子们正在进食。

"跑到外面去一下，孩子们，"乔治-哈德利说。"不，不要改变心理组合。让墙壁保持原样。获取！"

孩子们走后，两个人站在远处研究簇拥在一起的狮子，津津有味地吃着他们抓到的任何东西。

"我希望我知道那是什么，"乔治-哈德利说。"有时我几乎能看到。你认为如果我把高倍望远镜带过来，并且--"

大卫-麦克林干笑了一下。"很难说。"他转过身来研究四面墙。"这已经持续多久了？"

"一个多月。"

"这当然感觉不好。"

"我想要的是事实，而不是感觉。"

"我亲爱的乔治，一个心理学家在他的生活中从未见过一个事实。他只听说过感觉；模糊的东西。这感觉并不好，我告诉你。相信我的预感和我的直觉。我有一个嗅觉，能嗅到一些不好的东西。这是很糟糕的。我给你的建议是，把整个该死的房间拆掉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每天把你的孩子带到我这里来治疗。"

"有那么糟糕吗？"

"恐怕是这样。这些托儿所最初的用途之一是，我们可以研究孩子的思想在墙上留下的图案，在闲暇时研究，并帮助孩子。然而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个房间已经成为一个走向破坏性思想的渠道，而不是一个远离它们的释放渠道。"

"你以前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吗？"

"我只感觉到，你比大多数人更宠爱你的孩子。而现在你在某些方面让他们失望了。什么方式？"

"我不会让他们去纽约。"

"还有什么？"

"我已经从家里拿走了几台机器，并在一个月前威胁他们，如果他们不做作业，就关闭苗圃。我确实关闭了几天，以显示我是认真的。"

"啊，哈！"

"这意味着什么吗？"

"一切。以前他们有一个圣诞老人，现在他们有一个守财奴。孩子们更喜欢圣诞老人。你让这个房间和这个房子取代了你和你妻子在你孩子心中的地位。这个房间是他们的母亲和父亲，在他们的生活中远比他们真正的父母更重要。而现在你来了，想把它关掉。难怪这里会有仇恨。你可以感觉到它从天而降。感受到那个太阳。乔治，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。像许多人一样，你的生活是围绕着舒适的生活而建立的。为什么，如果你的厨房出了问题，你明天就会饿死。你不会知道如何敲打一个鸡蛋。尽管如此，把一切都关掉。重新开始。这需要时间。但我们会在一年内把坏孩子变成好孩子的，等着瞧吧。"

"但是，突然关闭房间，对孩子们来说，这种冲击不会太大，永远不会。"

"我不希望他们在这件事上走得更深，就是这样。"

狮子们的红色盛宴已经结束。

狮子们站在空地的边缘看着这两个人。

"现在我感到被迫害了，"麦克林说。"让我们离开这里。我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些该死的房间。让我很紧张。"

"狮子看起来很真实，不是吗？"乔治-哈德利说。我不认为有什么办法--"

"什么？"

"--他们可能成为现实？"

"我不知道。"

"机器上有什么缺陷，做了手脚还是什么？"

"没有。"

他们走到门口。

"我不认为这个房间会喜欢被关闭，"父亲说。"没有什么东西喜欢死亡--即使是一个房间。"

"我想知道它是否因为我想关掉它而讨厌我？"

"今天这里的偏执狂很严重，"大卫-麦克林说。"你可以象蜘蛛网一样跟着它。你好。"他弯下腰，拿起一条血淋淋的围巾。"这是你的？"

"不。"乔治-哈德利的脸色很僵硬。"它属于丽迪雅。"

他们一起去了保险丝盒，按下了杀死苗圃的开关。

两个孩子都歇斯底里了。他们尖叫着，跳着，扔着东西。他们大喊大叫，抽泣，咒骂，并跳向家具。

"你不能对托儿所这样做，你不能！''

"现在，孩子们。"

孩子们扑倒在沙发上，哭了起来。

"乔治，"莉迪亚-哈德利说，"把育婴室打开，就一会儿。你不能这么唐突。"

"没有。"

"你不能这么残忍......"

"莉迪亚，它关闭了，而且一直在关闭。从现在开始，整个该死的房子都死了。我越是看到我们自己陷入的困境，就越让我感到恶心。我们一直在考虑我们的机械、电子的肚脐眼，已经太久了。我的上帝，我们多么需要呼吸一下诚实的空气！"

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关掉了语音钟、炉子、暖气、擦鞋机、涂鞋机、擦身机、擦拭机和按摩机，以及所有其他可以用手操作的机器。

房子里充满了死尸，似乎。感觉就像一个机械墓地。如此寂静。没有机器的嗡嗡声，没有机器的隐性能量，等待着在敲击一个按钮时发挥作用。

"别让他们这么做！"彼得冲着天花板哀嚎，仿佛是在对房子、对婴儿室说话。"不要让父亲杀死一切。"他转向他的父亲。"哦，我恨你！"

"侮辱不会让你得到任何好处。"

"我希望你已经死了！"

"我们是，有很长一段时间。现在我们要真正开始生活。我们不是被处理和按摩，而是要生活。"

温迪还在哭，彼得又加入了她的行列。"就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就再看一会儿托儿所，"他们哀嚎着。

"哦，乔治，"妻子说，"这不会有什么影响。"

"好吧，好吧，如果他们能闭上嘴。请注意，就一分钟，然后就永远离开。"

"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！"孩子们唱着，笑得脸都湿了。

"然后我们要去度假了。大卫-麦克林半小时后回来，帮我们搬走，去机场。我去穿衣服。你把育婴室打开一分钟，莉迪亚，就一分钟，注意。"

他们三个人胡言乱语，而他则让自己通过空气烟道被吸上楼，并开始穿戴自己。一分钟后，丽迪雅出现了。

"当我们离开时，我会很高兴，"她叹了口气。

"你把它们留在育婴室里了吗？"

"我也想穿衣服。哦，那个可怕的非洲。他们在里面能看到什么？"

"好吧，五分钟后我们就会在去爱荷华的路上。主啊，我们怎么会在这所房子里？是什么促使我们买了一个恶梦？"

"骄傲、金钱、愚昧"。

"我想我们最好在那些孩子再次沉迷于那些该死的野兽之前下楼去。"

就在这时，他们听到孩子们在叫："爸爸，妈妈，快来--快来！"

他们到楼下的气槽里，跑到大厅里。孩子们不知所踪。"温迪？彼得！"

他们跑进托儿所。除了等着看他们的狮子外，大地上空空如也。"彼得，温迪？"

门被关上了。

"温迪，彼得！"

乔治-哈德利和他的妻子旋即跑回了门口。

"把门打开！"乔治-哈德利叫道，试了试门把手。"为什么，他们从外面把它锁住了！"乔治-哈德利说。彼得！"他拍打着门。"快开门！"

他听到外面彼得的声音，靠在门上。

"不要让他们把育婴室和房子关掉，"他在说。乔治-哈德利先生和夫人在门口打了个哈欠。"现在，别傻了，孩子们。是时候走了。麦克里先生马上就来了，而且......"

然后他们听到了那些声音。

他们三面的狮子，在黄色的草原上，在干燥的稻草中踱步，喉咙里发出隆隆的吼声。

狮子们。

哈德利先生看了看他的妻子，他们转过身来，回头看了看那些蹲着身子慢慢向前走的野兽，尾巴僵硬。

哈德利先生和夫人尖叫起来。

他们突然意识到为什么那些其他的尖叫声听起来很熟悉。

"嗯，我来了，"大卫-麦克林在幼儿园门口说，"哦，你好。"他盯着坐在空旷的草地中央的两个孩子，吃着小小的野餐午餐。他们身后是水洞和黄色的大草原；上面是炎热的太阳。他开始出汗了。"你的父亲和母亲在哪里？"

孩子们抬起头来，笑了笑。"哦，他们会直接来的。"

"好，我们必须走了。"在远处，麦克林先生看到狮子在打架，张牙舞爪，然后安静下来，在树荫下默默地进食。

他用手尖顶着眼睛，眯着眼睛看那些狮子。

现在狮子们已经吃完了。它们移到水坑边上喝水。一个影子在麦克林先生火热的脸上一闪而过。许多影子闪过。

秃鹰们在炽热的天空中落下。"喝杯茶吗？"温迪在沉默中问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